

敦煌本

《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》輯校

葉貴良 輯校

敦煌本

《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》輯校

葉貴良 輯校

浙江財經學院學術專著出版資金資助（2011年度）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責任編輯:高慶梅

責任校對:夏宇

封面設計:米茄設計工作室

責任印制:李平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敦煌本《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》輯校 /
葉貴良輯校. —成都:四川大學出版社, 2011. 12
ISBN 978-7-5614-5589-0

I. ①敦… II. ①葉… III. ①經文(道教)—輯校
IV. ①B95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251376 號

書名 敦煌本《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》輯校

輯校	葉貴良
出版	四川大學出版社
地址	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(610065)
發行	四川大學出版社
書號	ISBN 978-7-5614-5589-0
印刷	郫縣犀浦印刷廠
成品尺寸	148 mm×210 mm
印張	7
字數	200 千字
版次	2012 年 3 月第 1 版
印次	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價	20.00 圓

版權所有◆侵權必究

◆讀者郵購本書,請與本社發行科
聯繫。電話:85408408/85401670/
85408023 郵政編碼:610065

◆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
寄回出版社調換。

◆網址:<http://www.scup.cn>

凡 例

一、本書由凡例、前言、輯校、徵引文獻和參考論文五部分組成，輯校部分是本書的核心。輯校部分又由提要、說明、錄文、校記四部分組成。

二、本書所用之底本來源於敦煌本，而參校本則有敦煌本（包括敦煌類書）、道藏本、他書引文、今錄本四個來源。敦煌本是指《英藏敦煌文獻》、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》、《俄藏敦煌文獻》、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》、《敦煌寶藏》、《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》、《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》、《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》、《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》、《浙藏敦煌文獻》、《甘肅藏敦煌文獻》、《大谷文書集成》以及確認為敦煌寫本的公私藏本；道藏本是指文物等出版社出版的《正統道藏》和華夏出版社出版的《中華道藏》；他書引文是指古代道、俗文獻引用的有關文字，主要來源於涉道文獻；今錄本是指二十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已經發表的錄文。

三、本書所引敦煌文獻均用中文簡稱標注藏家：“斯”指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（M. A. Stein）編號的敦煌寫卷，“伯”指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（P. Pelliot）編號的敦煌寫卷，“俄敦”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藏敦煌寫卷，“國圖”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寫卷，“北大敦”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的敦煌文獻，“上圖”指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，“上博”指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寫卷，“津藝”指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寫卷，“浙”指浙江藏敦煌寫卷，“甘”指甘肅各藏家的敦煌寫卷，“臺北”指臺北“國立中央圖書館”藏敦煌文獻，“貞松堂”指羅振玉貞松堂藏敦煌文獻，“散”指王重民《敦煌遺書散錄》編號，“大谷”指日本大谷光瑞考古

隊所獲敦煌吐魯番文書；道藏本則分別標以《正統道藏》和《中華道藏》；今註今譯本，臺灣學者蕭登福《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今註今譯》，簡稱《今註今譯》本。

四、引錄敦煌文獻時，泐滅或未能辨識之字用“□”號表示；據上下文、文意或異本補出時，則加括弧〔 〕注明；如原卷本身有脫字，也以“〔 〕”號標示；如對所錄文字沒有把握時，則在該字後加“(?)”表示；原卷文字有誤時，通過校勘可正者，則直接正之，並在校勘記中加以說明。本書除特殊需要外，一般的俗體字、異體字、訛字、缺筆避諱字徑改為通行繁體字；假借字、古今字、武周新字、避諱代用改用字及少數具有寫本特色的異體字則照錄。

五、寫卷同面或正面、背面抄有不同內容，則在卷號後注明其在卷中次序。如：國圖八六三九 vb 號，“v”代表背面，“b”代表該件經文寫於該面第 2 位上。

六、本書引用敦煌文獻資料標明卷號，引用其他文獻資料則採用腳注的形式，以便稽核。所引文獻若有分欄，則在頁碼後用英文小寫字母加以表示。如上下兩欄以 a、b 表示，上中下三欄以 a、b、c 表示，四欄則以 a、b、c、d 表示。如《道藏》第 1 卷 618 頁中欄，則在引文後標注：《道藏》卷 1/頁 618b。

七、為求行文簡潔，書中稱引前哲時賢之說，皆直書其名，不贅先生字樣（姓氏除外），敬請諒解。

前言

一、《度人經》的來源與流傳

《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》，原稱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》，簡稱《元始經》、《无量經》、《度人經》，是東晉末年出現的道教經典，也是靈寶經中最主要的經典，明代正統年間編輯《道藏》時列其為首經。

（一）來源

據道教傳說，道經出自清濁未分、陰陽未判、大道未化、天地未形之先。元始天尊示現於栢陵，五方天帝環侍列坐左右，元始天尊命天真皇人“規模槃屈，仿像奪真，疏成諸天隱書，編作五方靈範，紀混元龍漢之載，藏鬱羅紫微之宮，演為三十六部尊經，分為萬二千圖籙。天章雲篆，八會之書，莫不祖焉”^①。太上道君遵元始天尊之旨，“在始青天中寶珠之內講集靈寶之教，拯拔天人之倫”^②。撰作既成，道君“序其首尾，祕于上館，約四萬劫一傳，誓不輕泄于下世”^③。後來，天地幾經劫難，龜臺金母“憫陽九、百六之灾”，親登玉京，面見元始，“懇請流布”^④。此後，軒轅黃帝“問道于峨嵋之陰，稽首皇人，載傳寶訓”^⑤。

① 宋·陳景元：《度人經集註序》，《正統道藏》，卷2/頁187b。

② 同上，卷2/頁187c。

③ 同上。

④ 同上。

⑤ 同上。

大禹之時，《靈寶五符經》（簡稱《五符經》）出世，禹去世前封之於名山石函之中。至春秋之末，吳王闔閭得此經，請教於孔子。西漢之時，角里先生授華子期《仙隱靈寶方》，這大概就是《靈寶五符經》的別名。一般認為，東晉葛洪《抱朴子內篇·辨問》著錄的《正機》、《平衡》、《飛龜授帙》三篇靈寶經也是《五符經》的篇名。

三國吳時，葛玄“訪道會稽郡，祈真上虞山，遇太極誥使之駕，降靈寶衆經之帙，斯為上品，最先受焉”^①。這裏的“斯”即指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》。

陳觀吾在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註解序》中敘述該經源流時說：“尋詳是經，元始天尊於龍漢初，天地始分，玉字且出，乃撰此經。時以紫筆書於空青之林，字皆廣長一丈，以授玉晨道君。玉晨授玄一真人，玄一授天真皇人。皇人細書其文以為正音，祕而藏之。軒轅時，皇人與太清三仙王會峨嵋山，黃帝再拜問道，皇人授以五牙三一之文並《度人經》上卷，黃帝修之上仙。後帝譽於牧德臺，皇人授以《本章》、《玉曆章》。西漢元封間，西王母以上卷並二章授武帝，始成全經。東漢時，太上降授于吉，增《靈書上篇》並《太平經》一百五十卷。桓帝時，老君降蜀，授天師《度人》、《北斗》諸經錄千餘卷。”^②

以上說法都是道教自神其經的傳說，是沒有任何史實作為依據的。實際上，《度人經》的問世卻與葛玄從孫葛巢甫有著密切的關係。古本《度人經》由元始天尊所說的《元始洞玄靈寶本章》、《元洞玉曆章》和太上道君所述的《前序》、《中序》、《後序》以及《元始靈書中篇》六部分組成。主要敘述元始天尊演說靈寶度人經教，宣揚“仙道貴生，無量度人”的思想，要求教徒們通過“齋戒誦經”達到“上消天災”、“下攘毒害”，使“帝王”得到保鎮，使“兆民”得到救度，使男女“皆受護度”，達到“咸得長生”的終極目標。

從《度人經》可以看到“靈寶經”與“上清經”的不同之處：

① 宋·陳景元：《度人經集註序》，《正統道藏》，卷2/頁187c。

② 《正統道藏》，卷2/頁393b。

(1) “上清經”為元始天王所授，“靈寶經”為太上道君所授。

(2) “上清經”的主要神靈為元始天王、中央黃老君、九天丈人、金闕帝君、青真小童、西城王君等；“靈寶經”的主要神靈為元始天尊、天真皇人、妙行真人、飛天神王、葛仙公、正一真人等。（當然，許多神靈是兩派共同的，如太上大道君、五帝、太極真人、西王母等）

(3) “上清經”重存想、守神，“靈寶經”重齋戒、求神。

(4) “上清經”重金丹、服餌，“靈寶經”重齋醮、誦經。

(5) “上清經”多帶民間淫祀色彩，“靈寶經”則吸收儒家祭祀禮儀。

兩派各有自己鮮明的特色。

《度人經》使道教的形式和內容發生了巨大的變化，從此以後，齋醮、誦經、行符、劾鬼、召神成了道教主要的宗教活動形式。《度人經》奠定了南北朝以後道教的宇宙論、教義基礎和神仙譜系。

（二）流傳

關於《度人經》的流傳，陳觀吾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註解序》說：“吳時，太極真人於會稽上虞山授太極左宮仙翁葛玄《度人經》，增《靈書中篇》。鄭真人思遠授抱朴子葛洪經本，又增《靈書上下篇》、《太極真人後序》，即今之全本。晉王纂遇道君賜此經，及諸經數十卷。元魏時，寇謙之居嵩山修行，感太上授此經並餘經六十餘卷。經之流世，人知念誦禱祈，而不知有還丹久視之道存。自政和御註，繼以薛幽棲、嚴東啓、成玄英、李少微諸家註釋。又寶慶初，蕭觀復述《度人內義丹旨》。是皆研心究竟者也。”^①

陳觀吾的敘述亦與事實相悖。葛玄在世時不可能有《度人經》，更不可能為《度人經》增補《靈書中篇》，同樣，鄭思遠授葛洪《度人經》全本也是後世道士的自誇之談。

《度人經》是東晉末年葛巢甫造構的。南朝齊梁年間，陶弘景

① 《正統道藏》，卷2/頁393b。

《真誥》第十九卷《真誥敘錄》記載葛巢甫造作《靈寶經》之事，他說：東晉末年，“復有王靈期者，才思綺拔，志規敷道，見葛巢甫造構《靈寶》，風教大行，深所忿嫉”^①。葛洪從孫葛巢甫大量造構《靈寶經》，《靈寶經》至此成為這一系列道經的總稱，《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》就是這一系列道經中的一種，起初只有一卷。

南朝劉宋時期，陸修靜《靈寶經目序》稱《靈寶經》有五十五卷，《靈寶中盟經目》第十四種著錄《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》一卷。

《靈寶中盟經目》著錄的一卷本《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》就是《正統道藏》中的古本系統。宋以前的注本都是清一色的一卷本，也說明《度人經》原書最初只有一卷。

葛巢甫造構《度人經》以後，《度人經》的地位越來越高，蕭齊嚴東已經為該經作注，“齊之嚴東首為註解，仰推梵炁之旋箕，俯測鄴都之泉曲，布諸方冊，表裏煥然。若非洞闡幽微，曷由條達宗旨？遂使嚮風之客，挾塞啓竅，隨性發明”^②。“洞玄靈寶，則三洞中洞之一部，《无量度人》，則中洞一部之一卷。修習之法，則一部多門；諷誦之篇，則此卷為首。上消天災，保鎮帝王，下攘毒害，以度兆民，中拔祖宗，已身得道。斯則巍巍大範，獨步三清者哉”^③。《度人經》由一部不起眼的“靈寶派”小經一躍成為道教各派尊崇的經典。

在隋朝，《度人經》已經成為道教最重要的經典之一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敘述道教源流幾乎與《度人經》所述的道教本始如出一轍。在唐代，《度人經》的地位極為尊崇。《唐會要》卷五〇《尊崇道教》：“長慶二年五月敕：諸色人中有情願入道者，但能暗記《老子經》及《度人經》，灼然精熟者，即任入道。其《度人經》情願以《黃庭經》代之者，亦聽。宣令所司，具令立文狀條目，限降誕月內投名請試。

① 陶弘景：《真誥》，《正統道藏》卷20/頁604b。

② 宋·陳景元：《度人經集註序》，《正統道藏》卷2/頁187c。

③ 薛幽棲：《〈度人經〉注序》，《正統道藏》卷2/頁188a。

今年十月內試畢。”^①可見，唐代俗人成為道士，精通《度人經》也是一個重要的條件。唐代薛幽棲、李少微、成玄英相繼為該經作注，“及有唐道士薛幽棲，揮綏青城，毓真衡嶽，真解序說，明白存修。繼有太清供奉李少微、西華法師成玄英，各撰注疏，援引內音而拾遺補闕，事理悉備”^②。北宋陳景元根據四家之說，“刪去重複，精選密義，纂成四卷”^③，將薛、李、成三注與蕭齊嚴東注合併為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註》。

宋金時期，《度人經》的地位不斷加強，成為道試命題的指定經書。《宋史·選舉志三》：“補道職，舊無試，元豐三年始差官考試，以《道德經》、《靈寶度人經》、《南華真經》等命題，仍試齋醮科儀祝讀。”^④宋真宗親自為《度人經》作序，云：“《太上靈寶度人經》者，元始之妙言，玉晨之寶誥。浮黎真境，紀談受之初；紫微上宮，顯緘藏之迹。實諸天之隱韻，為大梵之仙章。八角垂芒，本由於神翰；千祇列衛，普度於人靈。其或育質圓方，稟和霄壤，少私寡欲，背偽歸真，端慮以潔齋，洗心而成誦。精專外積，純粹內充，信可以自晦而明，無幽不燭，類虛室之生白，同溫泉之盪邪。熙熙而陟春臺，濟濟而登壽域，至誠所極，介福何窮！”^⑤

《金史·百官志一·禮部》：“凡試僧、尼、道、女冠，三年一次，限度八十人，差京府幕職或節鎮防禦佐貳官二員、僧官二人、道官一人、司吏一名、從人各一人、廚子二人、把門官一名、雜役三人……道士、女冠童行念《道德》、《救苦》、《玉京山》、《消災》、《靈寶度人》等經。皆以誦成句、依音釋為通。中選者試官給據，以名報有司。凡僧尼官見管人及八十、道士女冠及三十人者放度一名，死者令監壇以度牒申部毀之。主事二員，從七品。令史十五人，內女直五

① 《唐會要》，頁1016。

② 宋·陳景元：《度人經集註序》，《正統道藏》卷2/頁187c。

③ 同上。

④ 《宋史》，頁3690。

⑤ 《宋真宗御製靈寶度人經序》，《正統道藏》卷2/頁187a。

人。譯史二人，通事一人。”^①

《度人經》經過後人不斷推演增補，到宋代已演變成爲六十一卷，名《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》，總名《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經》，但仍以《元始无量度人經》爲首卷。

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第十六卷《神仙類》著錄《度人經》三卷，曰：“元始天尊說。《唐志》有其目，古書也。神仙之說，其來尚矣。劉歆《七略》，道家之學與神仙各爲錄。其後學神仙者稍稍自附于黃、老，乃云：有元始天尊，生於太元之先，姓樂，名靜信，常存不滅。每天地開闢，則以祕道授諸仙，謂之開劫度人。延康、赤明、龍漢、開皇，即其紀年也。受其道者，漸致長生，或白日昇天。其學有授籙之法，名曰‘齋’；有拜章之儀，名曰‘醺’；又有符咒以攝治鬼神，服餌以蠲除穢濁。至於存想之方，導引之訣，烹鍊變化之術，其類甚衆。及葛洪、寇謙、陶弘景之徒相望而出，其言益熾于世，富貴者多惑焉，然通人皆疑之。國朝修《道藏》，共六部，三百一十一帙，而神仙之學如上所陳者居多，與道家絕不類。今於其間取自昔書目所載者錄之，又釐而爲二；凡其說出於神仙者，雖題曰老子、黃帝，亦皆附於此，不以名亂實也。若夫容成之術，雖收於歆輩者，以薦紳先生難言之，特削去不錄。”^②

趙希弁《讀書附志》卷上《神仙類》著錄《御序集註無量度人經》二卷，曰：“右真宗皇帝御製序，徽宗皇帝御書而註之。《會要》云：‘宣和六年八月四日，詔賜在丞范致虛《御註洞元靈寶無量度人經》二部。’想即此本也。別一本云‘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三日，奉聖旨鏤版’，而無序無註，亦不載於《會要》。朱文公云：‘此經乃杜光庭撰。’”^③

可見，在宋代，朱熹等人曾認爲《度人經》乃唐末道士杜光庭所撰，敦煌本的重見天日已證宋人之論之謬矣。

① 《金史》，頁 323a。

② 《郡齋讀書志校證》，頁 737。

③ 《郡齋讀書志校證》，頁 1160。

明代正統年間編纂《道藏》時，《度人經》被置於全藏之首，“天”、“地”、“玄”、“黃”、“宇”、“宙”、“洪”字函收《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》六十一卷，另外有正統以前的注本、符圖、音義多種。

二、《正統道藏》本《度人經》與敦煌本《度人經》

（一）《正統道藏》本《度人經》

《度人經》現保存於《正統道藏》，有一卷本、一卷增字本、六十一卷本三個系統^①。

（1）一卷本系統：《雲笈度人妙經》一卷、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註》、張宇初《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義》四卷、薛季昭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註解》三卷、《洞玄靈寶度人經大梵隱語疏義》一卷、張萬福編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經訣音義》一卷、《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符圖》三卷、《无量度人上品妙經旁通圖》中下卷等經及注疏本都屬於一卷本系統。

此系統具有其顯著特點：它基本保留了古本《度人經》的原貌，全文由道君前序、道君中序、道君後序、元始洞玄本章、元洞玉曆章、元始靈書中篇六部分組成。敦煌 22 個寫本與浙附二號即屬於這一系統。

（2）一卷增字本系統：青元真人《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》三卷、蕭應叟《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》五卷、陳觀吾《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註》三卷、陳椿榮《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經法》五卷。

此系統的特點是：在“元始靈書中篇”前面增加“元始靈書上篇”，在“元始靈書中篇”後面增加“元始靈書下篇”、太極真人頌等内容，有些本子的全文末尾還有誦度人經應驗記。

^① 絕大多數學者將《度人經》分為兩個系統，筆者認為，一卷本演變成爲六十一卷本，其間可能還有一個一卷增字本系統，因為兩個一卷本區別較大，介於一卷本和六十一卷之間應該還有一個增字本系統。

(3) 六十一卷本系統：《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》六十一卷、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直音》一卷，以及根據六十一卷敷衍出來的《靈寶无量度人上經大法》七十二卷和王契真《上清靈寶大法》六十六卷等道教經典。

此系統的特點是：在一卷增字本的基礎上，以卷一為本經，敷衍而成六十一卷。

(二) 敦煌本《度人經》

在敦煌宗教文獻中，伯二六〇六號、斯六三號、斯三一〇九號、斯五三一五號、斯六〇七六號、斯八七二〇號、斯一〇七一四號、伯二三五五號、伯二四四六號、伯二四五八號、伯二六五一號、國圖四〇九九號、俄敦一九四六號十俄敦一九七九號、俄敦三六四九b號、俄敦四一六九號、俄敦五〇三一號、俄敦七九六八號、安徽谷風堂藏本四八號、德國印度藝術博物館藏一件、大谷五三八三號、大谷五三八四號都是《度人經》寫本殘卷，共計二十二件殘卷。

敦煌本《度人經》深埋于敦煌藏經洞千年之久，不經整理已經無法卒讀。筆者冀以一人之力恢復《度人經》之隋唐風貌，為敦煌學、道教學研究提供可靠的資料。

本書選取保存字數最多的伯二六〇六號為底本，以其他殘卷、浙敦附二號、伯三三二七號《無上秘要》引《洞玄无量度人經》為對校本，以《正統道藏》三個系統的本經與注釋本、《音義》本為參校本，撰就《敦煌本〈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〉輯校》一書。

三、《度人經》研究的現狀述評以及選題的意義

(一) 國內外研究現狀述評

《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》歷代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。明代正統年間編纂《道藏》時，《度人經》被置於全藏之首，號稱“《道藏》首經”、“萬法宗元”。

《度人經》包括了元始天尊所著、太上大道君所述兩類文字。從結構方面來說，敦煌本與《正統道藏》本稍異。敦煌本大致可以分為

六大部分：第一部分自“道言昔於”至“東向誦經”止，為道君前序；第二部分自“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”至“列言上清”止，為元始洞玄本章；第三部分自“元洞玉曆”至“禍及七祖翁”止，為元洞玉曆後章；第四部分自“道言：此二章並是”至“洞明至言也”止，為道君中序；第五部分自“諸天中大梵隱語无量音，道君譌”至“元梵恢漠，幽寂度人”，為元始靈書中篇；第六部分自“此諸天中”至“大量玄玄也”止，為道君後序。

迄今為止，國內外學者對《度人經》的研究大體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：

1. 關於成書情況

1943年，陳國符《道藏源流考》初稿完成，陳先生對《度人經》的形成問題進行探討。日本學者大淵忍爾《敦煌道經·目錄編》對敦煌道經進行著錄的同時也談到《度人經》從一卷本演變為六十一卷本的概況。

1978年，美國道教學者邁克·斯特里克曼（Michel Strickmann）在芝加哥大學《宗教史》雜誌第十七卷3/4合刊號上發表《最長的道教經典——度人經》（The Longest Taoist Scripture）一文指出：《度人經》至徽宗時增衍為六十一卷，它與當時流行的新道派神霄派密切相關，徽宗還首次刊印了《道藏》，從此，《度人經》得以冠于《道藏》之首。

2. 關於相承經本

《度人經》出現以後，後世從原本中敷衍出了眾多的經典，如《雲篆度人妙經》本、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註》本、《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義》、《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》、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直音》本、《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》六十一卷本等等。

早在民國時期，劉師培對四注作了比較中肯的評價，他說：

今四家之書均亡，賴此僅存梗概。據陳序言：今於四家之說，刪去重複，精選密義，纂成四卷。則陳於四家之說，刪剗頗多，惟就其所采審之，卷一之注僅有薛李陳三家，知嚴氏未注道君前序，即後三卷所錄，嚴注亦均簡要，且訓詁

一宗《蒼》、《雅》，薛注亦然，兼明通假如卷一“無鞅”注云：“鞅者，央也。古字少，以鞅為央。央，盡也，已也。”卷二“眇眇劫刃”，注云：“刃者，仞也。古之字少，以刃為仞。”李注恒引古籍，間存佚書如卷二引張衡《靈憲》，卷三引尹氏《玄中記》。卷一所引復有《字林》一則卷一引《字林》云：“悉，詳盡也。”與《說文》同。此均有資於攬佚者也，要之此經為道藏古經《廣弘明集》引甄鸞《笑道論》所舉《度人妙經》悉與此同。又《初學記》廿三引《上皇所歌隱章》及《空洞靈章》，亦本此經。嚴注乃南朝舊帙。《曆世真仙體道通鑑》二十八云：“道士嚴東，不知何許人，年四十餘，齊高帝建元中詣晉陵。”一云：“一日將別，援筆注《靈寶度人經》，辭不停翰，窮日而終。”陳本經本又係唐以前故本，與宋元各注之本殊。^①

劉師培對四注的相承關係、訓釋特點和語言價值都作出了比較全面和公允的評價。

3. 關於音義注釋

自從東晉末年以來，《度人經》就受到了道教界的高度重視。早在蕭齊時期，嚴東就為該經作了注釋，這是《度人經》最早的注本。

唐代學者薛幽棲、李少微、成玄英也為《度人經》作注；北宋陳景元將三家注與嚴東注合成一書，此書之殘本今存於《道藏》，即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註》。

明代正統以前，為《度人經》作注的還有青元真人注、清河老人頌、郭岡鳳參校並贊的《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》、張宇初《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義》、蕭應叟《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》、陳觀吾《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註》、薛季昭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註解》、陳椿榮《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經法》、張萬福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經訣音義》、劉元道《无量度人上品妙經旁通圖》、

^① 劉師培：《讀道藏記》，胡道靜等選輯《道藏要籍選刊》第十輯，頁708b。

王契真《上清靈寶大法》、《洞玄靈寶度人經大梵隱語疏義》、《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符圖》、《靈寶无量度人上經大法》等等。

清代關注《度人經》的學者極少，也沒有留下有關該經注釋方面的著作。今人的注釋本也只有蕭登福的《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今註今譯》一書。以上注本皆以傳世印本作為研究對象，而拙書則是以敦煌本為研究對象。

4. 關於文本結構

1983年，卿希泰、趙宗誠在《宗教學研究》第2期上發表介紹《度人經》書名、結構、內容以及六十一卷形成經過的文章，使讀者對《度人經》有了基本的認識。

2002年，秦學智在《中國道教》第5期上發表《〈靈寶度人經〉內容簡介》一文，重點介紹六十一卷本中的卷一本經，簡要介紹了《靈寶度人經》現存本經各章節的段數及內容。

5. 關於思想內容

1993年，劉仲宇在《學術季刊》第3期上發表《〈度人經〉與婆羅門思想》一文。他認為《度人經》的思想有明顯的外來成分，以往的研究者常將之歸於佛教影響，實際並不確切，他認為，《度人經》思想的外來成分主要來自婆羅門教，如以大梵為主神、宇宙經歷劫運的演化圖景、元始天尊開劫度人等都是直接來自婆羅門教，其中“大梵隱語”之類對諸天的讚頌之辭譯自婆羅門經典，但經過了濃縮改寫。此文通過多方面的探究考證，說明《度人經》與婆羅門思想的聯繫。

1996年，陳蓮笙在《中國道教》第1期上發表《度人先度己》一文，重點考察《度人經》中的“人”與“己”的關係，他認為，修道學道之人不能只為自己，不但要幫助學道的人成道，而且要幫助不學道的人學道，度人者必先度己，以自己的修養、道德行為來感化衆生、普度衆生，才能成就真正的仙道。

2004年，秦學智在《中國道教》第2期上發表《淺析〈靈寶度人經〉所描繪的世界圖景》一文。在文中，他認為《靈寶度人經》描繪了一幅嶄新的世界圖景，揭開了道經和道教發展的新的序幕。

2005年，杜梅在《網路財富》第5期上發表《淺析〈度人經〉的宗教性特徵》一文，將《度人經》與世界三大宗教的宗教性特徵進行對比，得出《度人經》具有和三大宗教一樣的宗教性徵、最高神靈、彼岸世界、宗教性、救贖性等特徵，且《度人經》的救贖範圍更具有廣泛性等結論。

2003年，張崇富在《西南民族大學學報（人文社科版）》第5期上發表《〈度人經內義〉的性情說》一文，主要考察《度人經內義》的內丹思想。他將《度人經內義》的性情論概括為四點：①“命雖有終，性無革變”論；②“性虛化而生神”說；③“感激而有情”說；④“以性攝情，性復情冥”的返還論。他認為，《度人經內義》既繼承了性體情用、性善情惡、性靜情動的二元論模式，又從內丹思想角度出發，闡發了不同於以往的性情論觀點。

6. 關於語言文字

2002年，葉貴良在《敦煌學輯刊》第2期上發表《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·斯63號〈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〉校正》一文，從語言文字的角度糾正了《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》一書的誤錄、誤斷之處。

葉貴良《敦煌道經寫本與辭匯研究》、《敦煌道經詞語考釋》等專著還對《度人經》部分語詞進行了研究。

7. 關於後世影響

2005年，黃勇在《中國道教》第2期上發表《“度人”思想與道教筆記小說》一文，從道教“自力本願”向“他力本願”方面轉化的角度論述靈寶派，特別是《度人經》對道教筆記小說的繁榮和發展的影響。他認為，從魏晉南北朝起，度人思想成為道教熱衷傳播的宗教主題之一，因此，“在道教筆記小說中逐漸形成了一個以‘度人成仙’為中心思想的小說系統”。

2010年，李志鴻在《中國道教》第5期上發表《〈度人經〉與宋元道教》一文，從共時和歷時兩個角度考察兩宋時期道教齋醮科儀的變化，文章認為《度人經》對宋元道教齋醮儀式興盛具有重要的影響。